



好看文丛

径，圆

# 今天 生一个

陈  
锟  
著

梦里十分清晰 醒来一塌糊涂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5

长篇小说

# 天生一个

陈锐 著

好看文丛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天生一个/陈锐著. -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2.4  
(好看文丛)

ISBN 7 - 106 - 01895 - 3

I. 天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18179 号

责任编辑: 兴安

封面版式创意: 北京好看文化发展中心

封面制作: 北京德博尔图文设计公司

责任校对: 刘玉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 100013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E-mail: Jsja@ netchina. com. 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一版

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9.875 字数/224 千字

---

书 号 ISBN 7 - 106 - 01895 - 3/I·0359

定 价 18.00 元

## 人性的挣扎与溃败（代序）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本让你读起来酣畅淋漓，又让你的灵魂极度震颤的小说。

你将目睹到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灵与肉的较量，品味到一次次沉沦与拯救的无奈和伤痛。你将感受到，理想、信念、尊严、道义……这些人类引以为荣的品质，在直面物质霸权主义觊夺的过程中，在忍受实利化生存法则侵吞的过程中，表现出一幕幕痛彻心扉的撕裂与弥合。

然而，它是真诚的，真诚得让你不容怀疑；它又是真实的，真实得使你无法回避。读完这部小说，你无疑会在种种近乎巅峰的体验中，经历一场彻头彻尾的人性洗礼，领略一番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。

这就是《天生一个》所迸发出来的审美品质。

小说中的柯可，是一个极具时代质感的全新的艺术形象，一个被理想信念与现实欲望反复撕扯的生命实体，也是一个在沉沦中不断地寻找拯救之途的孤独者和零余者。他以漂泊者的身分，深入到现实生活中最为晦暗的底层，并带着见证人和参与者的双重角色，打开了生命中许多无法言说的卑微、冷漠、虚伪及自私。他像一个现代的堂吉珂德，同各种无法预测的世俗风车进行永不停息的反抗和拼搏，不断地感受着良知与欲望的煎熬，强忍着道义与人性的冲撞，体味着尊严与私利的较

量，但又一次次不自觉地沉入人性幽暗的深渊，成为物欲现实的俘虏。他以自身灾难性的命运，为我们这个时代，也为那些正漂浮在梦想之海上的人们，提供了一个最为沉重、最为惨痛的生命参照。

同时，在柯可这个人物身上，又隐含着某种强大的文化辐射力。他出自贫穷的乡村，为了实现个人的梦想，在文明最为前沿的位置上求得精神的舒展，只身来到北京，游走于现代都市的夹缝之中。他那于连式的野心，疯狂而又乡土味十足的本性，注定他一进入“风沙弥漫”的城市就要产生种种内心的焦虑和灵魂的失控：先被发廊里的小姐用廉价的热情一举击倒，后又遭到冷漠的恋人重重一击——这一下，不仅毁掉了他赖以支撑生命情感的爱欲，自我虚设的生存基础，还毁掉了他诗意的人生信念，施展诗歌理想的精神支柱，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。

因此，柯可从生存的本能出发，开始了双重人格的悲剧性表演，并确立了“以女人为中心，把诗歌当半径，圆满自己的人生”这一充满悖论色彩的奋斗哲学。这既是他的信念，又是他的谋生手段。此后的所有努力，都是在这个悖论中疲于奔波；生命中无穷无尽的自我撕扯，也都是源于这种悖论的强力驱动。他穿梭在一个又一个女人之间，巡游于一个又一个权力场所，既给别人设置一个个陷阱，自己又不断地跌入别人设置的陷阱之中。他试图通过各种手段，竭尽所有的智力与体力去实现自己“一种梦里十分清晰，醒来又一塌糊涂”的理想。可是，巨大的物欲现实，像呼啸而来的过山车，将他抛离了坚实的大地。

也许，从故事的表面上看，柯可是自私、无情的。他不时地要弄着乡村社会特有的那种狭隘而卑劣的手腕，去反击那些

生存对手，来接近自己的精神目标。然而，每当他实现了自己某些计谋，却并未感受到全身心的欣喜和激动，而是流露出内心的自责和愧疚。小说的内核也正在这里。作者不断地将他推向欲望的深潭，让他面对自己失控的命运进行艰难的抗争，在伤害和被伤害中承受着良心的折磨、道义的鞭鞑，又让他在无望中发掘希望，颓败中寻求新生。这使我们看到，他的所有痛苦，不是停留在躯体欲望的层面上，而是潜入到人性的内核；不是因为他与现实之间简单的对立，而是源自他那无法放弃的内心追求。

总之，柯可，这个当代文学中的崭新形象，其命运是极其苦涩的。他的挣扎，体现的是“野心”的顽强与不屈；他的失败，折射的是诗性品质的零落与溃灭。他最后选择代人受罪，为无望的一生画上一个闪亮的句号，表明了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切忏悔，以及内心深处良知和道义的全面复活。这是《天生一个》所显示出来的审美内核。它寄寓了作者对弱势群体的真切体恤，对理想生命的执著寻求，也表达了作者对高洁人性的深情期待。

洪治纲

2001年9月9日于杭州

疯狂是最大的清醒，清醒则是十足的疯狂。

——艾米莉·狄金森：《我们无法猜出的谜》

拽紧您的裙裾吧，女士们，我们就要下地狱了。

——威廉·卡洛斯·威廉斯：《为卡尔·所罗门的嚎叫》

# 目 录

人性的挣扎与溃败（代序） …… 洪治纲（ 1 ）

## 挺 进

1、小姐们都眼泪汪汪了 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
2、滚，男妓 ……………（ 13 ）

3、嘴里充满鲜花和水果 ……………（ 26 ）

4、找着了画大“圆”的起点 ……………（ 43 ）

## 深 入

5、万丈高楼平地起 ……………（ 58 ）

6、用四只脚走向新生活 ……………（ 77 ）

7、速配成交，喜忧参半 ……………（ 95 ）

8、溜掉一个，逮住一个……………（ 114 ）

9、铤而走险……………（ 133 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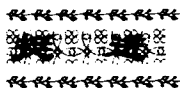


## **碰 撞**

- 10、准备好几副面具 ..... (153)
- 11、突然袭击 ..... (172)
- 12、幸福，在厨房受孕，到卫生间  
    流产 ..... (191)
- 13、秋风扫隐秘 ..... (209)

## **悲 鸣**

- 14、一刀才能两断 ..... (231)
- 15、柳暗花明又一人 ..... (252)
- 16、最后让眼泪出面说话 ..... (272)
- 后记 ..... (305)



1

## 小姐们都眼泪汪汪了

擦亮眼睛。

挤出北京站，我东张西望，却始终没有见到谷灵。说起来，当我还在另一座城市的时候，就和谷灵通过一次电话，明确地告之我到达京城的日子及车次，虽然没有提出叫她来接站，但这个意思包含在话语里，聪明人不言而喻。

走到广场上，我发现一个极为罕见的景象：黄沙一边在天空上滚动，一边洒落下来，整座城市就像喝了不少二锅头，显得昏昏沉沉。我都到过不少城市，那些城市有的横卧在海岸线上，有的蹲伏于群山之中，还有的站立在沙漠的边缘，不管怎么样，它们的面孔都清清楚楚，看上去苍白无力，而北京的面貌却没有那么简单，它在昏沉之中泛着一阵阵灰黄的色彩，闪烁着妙不可言的金光，你置身于其中，恰好做美梦。

这个能赋予你许多美梦的城市，直挺挺的。一个开“黑车”的司机热情洋溢地拉我上车，我只想花十块钱让他把我拉到一个叫八里庄的地方，他扬扬手叫我滚开。凭以往浪迹天涯

·小姐们都眼泪汪汪了·

的经验，你应该早就料到，对一个穷光蛋来说，在哪儿落脚都不受欢迎。

到处都有穷人，而且是有一定艺术造诣的年轻人。

我在下地铁的途中就看到一个。看样子他的岁数跟我差不多，也就是刚刚步入而立之年。这真是一个干大事的年纪，也是值得女同胞们重视的年纪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的脸上都有些沧桑，至于积累在心里的苦难，那就不用说了。地铁过道里风很大。他长发飘飘，优雅地拉着小提琴，拉的是《梁祝》片段，显得全神贯注，为的是让过路人紧张的心情舒缓一下，留出一个空当，回味一下千古绝唱的伟大爱情，以便在他脚下的帽子里扔几个小钱。我投进去一元硬币之后，心里有了点惺惺惜惺惺的味道，不禁又掏出五块钱，准备去充实那顶旧礼帽。这时，他一定发现了我手里这张皱巴巴的钞票，以为我听这种凄美的曲子不过瘾，因而还舍不得让钱出手，于是立刻挥动琴弓，拉响了《纤夫的爱》，似乎想博得我的欢心，让我同那个飞扬于音符中的小妹妹吻个够。而我却在想，这种低劣的曲调流出他脖子下那个高雅的木壳，倒变得有点儿民族特色，并且正好迎合地铁里一股股的冷风，吹向出口，飘到大街上，在人们的大腿之间飘来荡去，也许能换来一只面包。

我捏紧了手里的五块钱。

摸进八里庄的地盘，已是傍晚了。没走上多久，见到了一条小河，闪亮的水流上漂浮着快餐盒、塑料袋、乳白而忧伤的避孕套，还有一缕缕的臭气。后来有人对我说，这条丰富多彩的小河就是八里庄的重要标志。谷灵在电话中也曾提到，她就是生活于这一片。那么，河面上这么多乳白而忧伤的玩艺儿，跟她有没有关系呢？这真是不好说。在北京，见得到水的地方是个难得的好地方，能吸收源源不断的灵气，谷灵是这么说

的。难怪她想在这儿扎根下去，让生活开花结果了。由此看来，我已经走进了谷灵美妙的生活圈子。我不急于去找谷灵，是因为，这副饿得有气无力、蓬头垢面的样子，自我感觉不好。

各种风味的小饭店，花里胡哨的发廊，一家挨一家。

几个兜售光盘的小伙子，见我如饥似渴的样子，乐意向我提供一种生理上的需求，而这种画饼充饥的虚幻满足，我暂时还不想接受。倒是几个探肩而过的穿着裙子的年轻女郎，她们过早地把自己娇嫩的小腿从春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一厢情愿地经受着风沙的打磨，让人眼睛一亮。说到腿，我很少见到这种不怕风沙吹打的腿，它们不但光滑鲜艳，而且还带有点男子味，具有一种含苞欲放的肉体美。

在一家小餐馆里填饱肚子，走在街上，突然被一位迎候在咪咪发廊门口的小姐拦住了去路，她主动向我贴近，送给我不少迷人的微笑，小声而又亲热地说：大哥，外面风沙大，来，快跟我来，来我们这儿好！

说实话，我是被这位小姐用力拉进去的。你想想，一个风尘仆仆的男人能拒绝一双温柔光滑又具有吸引力的手吗？天使般的小手啊，哥们儿。

小姐把我的一对行李包拎进了里间；我呢，被安置在一把舒适的转椅上，还得到一杯清香四溢的茶水，享受到了归家般的温馨。这时，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一头乱蓬蓬、沾染着灰沙、纸屑的毛发，认为真的需要洗一洗了。

洗好头，吹干头发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不禁对这双美化我的小手产生了一种温柔的敬意。她问：大哥，满意吗？我说十分满意。接下来，她抓住我的手，一边往里屋拉，一边认真地说：大哥，来，到里面来做最后一道让你最满意的工序。

·小姐们都眼泪汪汪了·

到了里屋，我还未明白是道什么工序，她突然丢开我的手，身子机灵地闪出门外，又回头对我说：进去呀，大哥。

门，被她的小手关闭了。

这扇不透明的玻璃门像一把菜刀，将一个平庸的世界切割为明暗两半。而在这条横卧于两者之间的过道上，在一排式样奇特的椅子下，架设着一条条小腿，光滑鲜艳，而且具有一点男子味，就是起先在路上见过的那种不怕风沙吹打的小腿，它的光鲜与上面五彩缤纷的服饰形成一种冒险的色调搭配，构筑为一个小姐的完美形象。为人民服务的小姐，体态匀称得别具一格。这个意外的发现，迫使你产生许多奇妙的联想。看来，枯燥的生活也会盛开鲜花，令人多么亢奋。我没有看错，这儿有四个多姿多彩的小姐，她们的神情妩媚得令人难以置信。于是，我们用一会儿的时间进行目光交流，以此来认识彼此的灵魂。我得承认，我的灵魂开始骚动不安。

这些小姐并不争先恐后，抢占自己身边姐妹们的生意。她们只是变换了一下坐姿，让你看到其另一面的风采，以便你根据自己的口味前去挑选。

我的脚步向一个娇美的小姐靠近。喜欢小巧玲珑，跟我养我的水土有关。

这个时代，聪明人渗透各个领域，他们把一间并不宽敞的店面当入口，在里面设计了一长溜相当精致的小房间，组合成一个寻欢作乐的广阔天地，能叫你的欲望跳起快乐的舞蹈，抖落一串空虚的汗水。

小房间都编了号，里面只亮着一盏光线微弱的红灯，刚好让你看到对方的肉体。是的，红色能使肉体格外生动。一张床，像日本的榻榻米。从房顶上传送来一曲又一曲的抒情音乐，还伴有一缕缕一缕缕的玫瑰花香气。

不知为什么，我的身子像发寒热那样一阵阵颤抖，手脚都不能轻松自如地放开。我问这位小姐的名字，想同她聊上一会儿，而她对不痛不痒的聊天不感兴趣，她急于用肉体与我对话，以便体现自身的价值。于是，她使用娇滴滴的口气配合柔情蜜意的手腕，迫使我仰躺在床上，叫我不准随便乱动，要动也可以，不过，要和她好好地“配合”。

她先用白毛巾垫到我的屁股下面，随后自己趴在我的上面，悄声细语地说：大哥，你不是想知道我的名字吗？告诉你，我叫蜻蜓，会飞……我停在你大哥的身上……大哥，乖乖的，让我小蜻蜓歇会儿……大哥，乖，不要哼哼唧唧的……大哥乖乖……

就这样，她用白毛巾帮我擦干净，然后自己快速穿上衣裙，从我的身边飞离而去，真像一只机灵而精彩的蜻蜓。

屋里的腥味与花香渐渐混合，转化为一种无法言说的怪味。我眯一眼团在一边的白毛巾，虚脱一般躺在床上，想着“让你最满意的一道工序”终于完成了。一面的墙壁，随着一阵轰隆声而颤抖。那是火车在震动大地，里面装满了昏昏欲睡的肉体，穿过这风沙中的城市。我真想这样睡上一觉，让这轰隆的颤音从死一般的四肢上滑过……

蜻蜓飞了回来。她那张漂亮的脸蛋，像用蜡笔描出来的那样，色彩对比分明，看上去无需修改，但掩盖不住的倦意和苍凉在眼角上若隐若现。人生中最可怕的东西，正在她年轻的身上滋生、蔓延，她感觉到了吗？她媚笑着，递过来一张单子和一支笔，叫我在单子的某一栏上写下房间号码，打上一个“√”，拿它到过道顶端的一间屋子里去“买单”。

这触及到我被拉进发廊以来的一个关键问题：要多少钱？说实在的，当时不是不想问，而是问题刚到嘴边，却被蜻蜓展

开的风情万种的翅膀扇得无影无踪了。这不能怪我做事不老练。我不知道行情，是因为我平生头次干这种事。现在，干都干了，吃一瓶后悔药也不管用，何况这世上弄不到半粒后悔药。不怕你笑话，我身上的钱不多。我得装糊涂。事实上，我一直在犯糊涂，眼下才真正清醒：必须装糊涂！

当我走进蜻蜓指定的那间屋子时，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胖女人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正撩起衣服在胸脯里大幅度地搔痒，好像有只跳蚤在她一对陈旧的乳房上蹦来跳去。她是这儿的老板娘。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她用这只停止搔痒的手，递过来一根红塔山香烟。

“先生，洗头十块，小姐服务费一百五十块……喏，给你一张优惠卡……下次再来，洗头免费。”

“一百六十块，这么贵啊！”

“还嫌贵？先生，这可是全市最低价呀！不信，你以后到其他地方去逛一逛，如果是同样年轻漂亮的小姐，同样安全、卫生、优美的房间，收费也是同样的，那你跟我来讲，保证退还全款。我可是个讲信誉的人！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我不是小姐！先生，我开店做生意，姓章，应该叫我章大姐。”

“章大姐，是这样的……我在餐馆里吃好饭出来，就被小姐拉进来洗头，当然这是情愿的，但后来，小姐又把我拉到了里面……凭良心说，这就有点像逼上梁山……”

“先生，说清楚，谁逼你了，呃？是蜻蜓小姐逼迫你进房间、脱裤头吗？”

“章大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……”

“那你可以转身出去呀。为什么不回头？门没有反锁住

吧！”

“是啊是啊，都怪我自己不好……”

“你没有什么不好。这是人之常情。好了，掏钱吧，不就一百六十块嘛。”

“章大姐，不怕你见笑……我带的钱不够……”

说着，我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了出来，落到手上的钱数是五十八块，当然喽，还有一角硬币掉在了地上。章大姐看得两眼发呆，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情。过了片刻，她绕过桌子走到我的面前，发出一声冷笑，提醒我要滑头耍错了地方，叫我把外衣脱下来，把长裤也脱下来。欠人家的气短，你有什么办法抗拒呢？幸好，这位老板娘还比较文明，她并没有将圆滚滚的手指伸进我的内衣，往我贫穷的身体上摸索，而是用商量的口气问我，是自检还是由她来搜查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，因为我极怕痒，还因为，怕难为情。

于是，她的目光凝聚在我的双手上，看它们怎样掀起内衣，有节奏地抖动，再看它们如何拉开内裤的松紧带，扩大、缩小，然后观察我的双脚一蹦一跳，看看地上有没有她企盼已久的纸币，最后当然使之大为失望。不过，她对我那套外衣又寄予一点希望，从椅子上抓来仔细地检查一遍，结果分文未获。她在桌子下面按了下电铃。

在我穿衣套裤的过程中，那个给我洗过头的小姐悄然而至。老板娘轻声责问她，为何不事先向我说明要另收小姐的服务费；小姐反问老板娘，我是不是想赖账；老板娘公道地摇摇头，说我身上的钱不够。小姐转身离开，步履快捷而坚定，急切而去，又急切而来，只是手上多了我的两个行李包。她得意地对老板娘说：大姐，别担心，他还有这个哩！

章大姐征得我的同意（没有理由不同意），然后叫小姐打



·小姐们都眼泪汪汪了·

开我的行李包，检查里面是否匿藏着她急于想得到的人民币。小姐的劲头真不小，三下加两下，把一只胖鼓鼓的包全掏空了。不过，掏出来的货色引不起她的一丝兴趣，因为除了一大包手稿，全是书。

章大姐捡起一本精装《世界抒情诗选》，察看前后护套，因为这有点像皮夹子，里面可以夹钞票。到底是老板娘，有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。但她想不到用最不起眼的小册子夹钱更为保险。告诉你也无妨，书堆上面那本薄薄的《帕斯捷尔纳克诗选》里有三百块钱，那是我的命钱，如若被她抄去一半，等于挖走我的半条小命。生命要完整地活下去，对不对？此时此刻，重要的是镇静，更为重要的是，眼光不要往那位倒霉的“苏联老大哥”身上瞟，可以面向老板娘傻笑，也可以佯装羞愧，低下头，看看自己的破皮鞋。

这样，我看着小姐抓起另一只包，倒过来抖一抖，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全都掉在了地上。这使我有点心疼，因为那堆旧衣服里有一架DF-300海鸥牌照相机，还配有很不错的变焦镜头。小姐把照相机从衣服堆里揪出来，像缴获战利品一样拎到老板娘的桌子上。

章大姐一手托着浑圆的下巴，一手夹支未点燃的香烟，装出一副沉思状。

小姐好像是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，又轻松地出去拉客了。

“先生，从这些东西来看，我猜你是个文化人，刚来到北京……文化人是穷了点，但听小姐们的反映，你们这种人有品位、比较文雅，干起来也有自己的一套，所以她们对你们都比较喜欢，你说，改日还会来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看情况吧……”